

我城字海：一種溫馨的本土美學



城市字海

城市的字海，不僅僅是一個個招牌，它們更是這座城市精神面貌和價值的重要體現。在城市的字海中，我們不僅可以看見不同類型的字體、商戶，更看見的乃是這片土地上的民眾為自己的幸福、土地的情感以及未來所作出的努力和打拚。城市的字海不曾消失，它所代表的本土美學，溫馨而動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香港城市空間極度稠密，昔日商住混處的社區，不同的招牌與標示成就了紛陳多樣的字海。文字豐富了城市景觀，亦承載着當地的發展脈絡。觀察字海，可以了解社區的歷史文化：招牌所用字體、物料、技藝會否為特時代的產物？地區可見的字體、招牌，可以反映該區的發展史？「城市字海——香港城市景觀研究」，以城市裡的文字作為重心，透過出版及展覽，勾勒出相關的歷史與文化生態，檢視城市字海的構成，探討保育城市景觀的可能性。而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c）籌備近兩年的「城市字海——香港文字景觀展覽」，除了展出多件文字工匠的巧手傑作及其製作過程（如手寫字、金漆字、霓虹字、鑿字、金屬字等）、與文字相關的社區裝置，亦標示了西營盤區內一些有趣的文字觀察，期望大家踏出展廳後走進社區，以文字為中心觀察四周，探索香港的城市美學。

字海是一種無限的創意

在CACHc的展覽現場，你能夠看見不同類型的文字，有金屬字，有膠字，有手寫字。從展覽場地走向場外，從西營盤到灣仔，從電車路旁到九龍的深水埗，字海遍及之處，其實就是升斗小民安居生活之處。字海代表的，是一件件店舖，每一件店舖的老闆，都在用最為醒目、最為突出、最為莊重的文字來吸引顧客。招牌之所以成為字海，乃是因為不同的店舖通過不同的文字來招攬客人；或者是相同類型的店舖也要透過不同的文字以求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這就是由不同招牌組成的字海。字海的多元與斑斕，其實代表了在不同年代中，香港人所具有的創意。這種創意，並不是對艱難生活的低頭，也不是對激烈環境的退縮。相反，在與字海相伴的老街區中，字海乃是香港人不斷推陳出新的見證。

字海的創意在於不斷變化：因為變化才是永恒。一間門面，可能會在數年的時間中更換數次招牌。其實每一次更換，便是對街坊的親近、對土地的親近、對自己人生的親近，新的字體可能更加藝術化，也可能更加傳統化。因為每一次更換字牌，所希望的目的，也是能夠讓更多人感受到店面老闆的真誠與熱情：一份屬於香港人的情感。

字海是一種街坊互動

「城市字海——香港文字景觀展覽」的策展人梁梓豪（Oskar）曾告訴記者：字海是街坊之間一種非常有趣的互動方式。

字海林立的地方，通常是老舊的社區。這裡或許沒有精英階層的高端風味，但卻有小市民的可貴和真實。兩座唐樓之間，是一條狹長的街道。道路兩側的店面老闆都希望自己的招牌能夠大一些、醒目一些。所以，在有限的公共空間中，兩個字牌貼得很近，但卻從未碰撞。其中一個老闆覺得字牌小了，就更換一個大一些的；另一個老闆看見了，就換再大一些的；但是為了避免衝突和碰撞，會在高度上稍稍錯開。平時，這兩個老闆或許相互看對方的字牌「不順眼」，平時，他們口中的「早晨」或許也只是禮貌之語。但是彼此互動幾十年，當舊區重建來臨時，他們對這個社區有共同的記憶，共同的感情，共同的寄託。有時，他們或許會討論跑馬，或許會總論天下事……因為他們的家在香港，因為他們都是香港人，是一個共同體。

過往的街坊，似乎也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字海當頭。如果有一天，字海沒有了，阿婆無法找到剪頭髮的地方；小孩無法找到喝甜湯的地方；收工回家的地盤工則無法找到吃一碗魚蛋的地方。字海之處，就是



金屬立體字



手寫字

家所在的地方。在香港島，沿着電車路，你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在九龍，字海和電車路一樣，也是土地樂章中最为動人的旋律。

字海是一種本土情懷

我城字海，顯然是一種本土美學，而在這美學背後的，則是本土的情懷。城市審美的主體乃是土地，是這片土地上的居民。縱使燈光絢麗，但當通街變為藥房和金店，當一切伴隨我城歲月而來，讓香港人有了「家的感覺」的老店面全部收檔時，香港的多彩又將從何處補贖？

對字海的執着，乃是對本土情懷和在地價值的親近。因為有了這些字海一般的城市景觀，青衣外海的浪花才更加雋美；因為有了字海一般的拚搏精神，中環與太平山的夜景才會更加迷人；因為有了字海一

般的景致，香港才具有了一份特別可貴和驕傲的平民氣質。

本土的城市美學便是平民氣質的彰顯。城市的主體是人，人與土地的頌歌才會是永恒傳唱的不朽之聲。一百五十多年來，城市在不斷變遷，但是在老舊街區，字海則始終存在。字海不僅是一份回憶，也是香港人拚搏精神的延續和體現。縱然，在發展主義的主導下，舊區漸漸變得與一般都會城市無異，但是，民眾心中的城市圖景，不僅是一份外在的建築描繪，更是感情的回憶。如果沒有了感情，如果沒有了本土情懷，如果沒有了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結，則城市本身的意義也將會空心化。字海帶來的是對城市美學的審視，同時也是對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甚至是城市價值的思考。香港人與香港的情懷，便在字海之間，得到了抒發。

招牌字海的背後是文化



歷史的國學 國學的歷史

不久前，在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舉辦了一次名為「晚清革命與改良語境中的中國文化重構與重新定位」的國際學術工作坊。來自本港、台灣、日本、中國內地的多間大學的學者從晚清革命與學術的背景出發，討論了時代變遷語境下的中國文化的建構和定位問題。

不能否認和迴避的是，近年來，在香港與中國內地，「國學熱」成為了一股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潮。這股思潮不僅僅是中國內地文化坐標的再審視，同時幾乎也成為了華人社會中這幾年來非常獨特的思想脈絡。國學熱的大潮中有這樣一種現象：在中國內地的文化界甚至知識階層中，存有這樣一種潛意識，認為香港和台灣在國學傳承上，似乎更加成功和先進；而香港文化界中的不少人也意識到了這樣的心理暗示，不斷往返兩岸三地。一時間，熱絡的國學似乎成為了兩岸三地一些文化精英的共識話語。」

但是，無法忽略的歷史卻是：作為漢語詞彙的「國學」、「國粹」，則首先來自於近代的日本語。明治維新不僅僅是富國強兵的運動，它不能夠被忽略的面向，或者說最為重要的面向，乃是文明開化。何為「文明開化」？與不合時宜的舊事物告別、與貼近時代脈絡的新思潮相擁。所以，若將「文化」作為「文明開化」的縮寫，則文化不應當是一個靜態的產物，也不能夠是一個封閉的產物，它應當是一個開放、動態、包容的思想體系；是一個能夠與世界不同文明對話和共存的價值燈塔。

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清朝輸給了日本。這不僅僅是科技上的失敗，其實更是文化上的失敗。在近代日本，「國學」不是一個封閉、保守、向後看的復古教條。相反，「國學」的基礎，乃是作為「現在進行時」的國民國家。對於升斗小民而言，歷史圖騰的國家與現存的國民國家相比，後者才真正具有實在和真正的意義。歷史圖騰的國家，是一種想像；現存的國民國家，才是民眾安身立命之所在。因此，「國學」、「國粹」在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乃是近代化甚至西化的產物，它是近代化國民的一種文化特質與心理認同。它並非是簡單的日本漢學復興，也不是對江戶、平安時代的回歸，而是在近代化的文明成果中以獨特的方式來詮釋普世文明的演繹形態。

從歷史上的國學看，則國學與傳統不能夠畫上等號；從國學的歷史看，國學是大規模近代化的產物。當這一詞彙進入到中文語境中時，它的意義似乎被限縮了。走入中國內地城市的書店，幾乎都設有國學專櫃。但所售賣的書籍，卻是相隔至少一千年以上的古書題材。如果這些書就是「國學」二字的化身，則這只能是一種簡單的「向後看」，最終將不會取得任何結果。

再回看晚清，當時的知識界對於文化使命、文化理想與蒙學的關聯，曾有過非常深刻的結合，結合的形式也非常獨特：音樂。作為近代音樂的代表，學堂樂歌展現了晚清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在「師法」東洋、學習日本的思維下，一首學堂樂歌《勉學》頗能體現當時文化界的國學圖景：「黑奴紅種相繼盡，惟我黃人鮮未醒」。亞東大陸將沉沒，一曲歌成君且聽。人生為學須及時，艷李穠桃百日姿。未遑光陰等閑老，老大年華徒自悲。近追日本遠歐美，世界文明次第開……」

「近追日本遠歐美，世界文明次第開」。可見，在那個年代，國學不是排外的標籤；不是叫囂一般地「抵制×××」；不是為難和攻訐自己同胞的工具；也不是沽名釣譽的手段。它只是一種很樸素的文化理想，一種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世界文明的理想。這就是歷史的國學，也是國學的歷史。

文：徐全



鑿字



霓虹字